缅人源于羌新论

钟智翔①
（洛阳外国语学院 河南洛阳 471003）

【文章编号】：1008－6099（1999）02－0067－05

缅族是缅甸联邦的主体民族，占缅甸全国总人口的65%。[1]据人类学和考古学资料证实，缅族不是缅甸的土著民族，而是外来迁徙民族，但中缅史书对其起源、迁移等情况均无明确记载，成为多年来一直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难题。

目前，学术界对缅人起源主要有四种看法：（甲）源于印度说。认为古印度释迦人的一支在公元前十世纪左右东迁缅甸，在缅甸建立了太公王国，其后子孙发展壮大，成为现今的缅人。[2]（乙）源于中国说。此说在缅甸学术界影响最大，为仰光大学G·H·卢斯教授首创。卢斯认为缅人源 于中国的古羌部落。古羌人在公元前500年从河南安阳西 迁甘肃，后来部分羌人南下，在公元前后到达川西、滇北一带。8世纪时，缅人的祖先受南诏统治。9世纪初由于不堪忍受南诏的欺压他们继续南下，进入缅甸境内，最后发展成为缅人。[3]（丙）融合说。认为以古释迦人为主的太公王族，在吸收古羌人的成分后，发展成为缅人。[4]（丁）土著说。认为缅人起源于缅甸本土。[5]在上述四种缅人起源学说中，除了第二种源于中国说有待进一步证实外，其它三种观点均被考古学，民族学和文献学成果所推翻。而卢斯教授推断缅人源于羌主要是本于中国古籍。但由于此说缺乏考古学依据和羌缅传承的明确记载以及卢斯对某些文献的误解，因而使得中国民族学界和史学界对其缅人源于羌的推论存在疑义。[6]为此，本文准备从文化的角度来证实卢斯的缅人源于羌说，以期早日揭开缅人起源之迷。

一、缅人与古羌人有相同的族名

缅人源于羌在名称上就应表现为族名的同一。缅人自称为myanmar，早期作mirma和mranma。mirma（缅人）一词最先出现于缅甸蒲甘王赵江喜陀王所立孟文碑铭“江喜陀建宫碑”（1102年）。[7]江喜陀是缅人国王，当时，他出于壮大缅人实力，巩固缅人政权的需要，大肆推行孟人典章制度，网罗孟人人材，吸收先进的孟人文化。江喜陀时代由于缅文尚处于萌芽阶段，无法承担文化传承载体的重任，故当时蒲甘朝廷中的一切典章制度、缅王功绩等均用孟文写成。因此，缅人族名最先见于孟文碑铭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块刻有江喜陀王功德的碑中，作为施主的江喜陀提到本族族名时无疑用的是本族认可的名称，即自称。这在其后88年即公元1190年所刻缅文刀谷尼碑（正面）首次以缅文形式出现的族名中可以得到证实，那块碑提到缅人时用的也是“mirma”。[8]从碑铭来看“mirma”一词又逐渐演变成“myanmar”，成为缅人的今称。

考mirma一词，笔者发现它与羌人的自称有关。“羌”是他称，是汉人对西戎羊人的称呼。《太平御览·风俗通义》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从人，因以为号。”对于羌人的自称，古书均无记载。汉人百家姓中有姜姓，芈姓或弥药、迷、弭、米姓，而这些姓氏的来源均可追至古羌部落。汉代西羌有弥姐，唐代西夏党项羌自称弥人，吐蕃称党项羌为弥

① ［收稿日期］：1999－03－17
［作者简介］：钟智翔，河南洛阳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系副教授。

药，这里“弥”可能与羌人始祖或部族图腾有关。弥（mi）也应是古羌人的自称。[10]古羌人的后裔今居于川西北的羌族就自称“尔玛”ma、“日玛”zma。羌语中“日”、“尔”是词头辅音，无实义。“玛”字羌语作人、种族解。[11]蒲甘缅人自称mimma，以羌语解可行“弥人”之意（mi+mma），与古羌自称合。

二、先缅人与古羌人有相同的经济文化类型

《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这清楚地说明了古羌人的经济文化类型是“以产牧为业”的北方游牧型文化。缅人作为羌人支系，在一千多年以前进入缅甸时，仍然保持了其母族的一些游牧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1）养马。宋代人对缅人国家蒲甘的记载如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番志》均提到蒲甘多马的情况。而在被认为是缅人最早定居之地的叫栖一带，以马为名的地区也比比皆是。如木连城，缅文名为敏赛，意为骑马飞奔之处；敏孔登城，意为跳马柱；敏贡，意为马厩。这说明马在早期缅人经济生活中十分重要。另外缅人的北方邻族如北部钦人称马为“缅人驯养的动物”，掸邦的德昂人，瓦人更是以缅语来称马，[12]这表明缅人曾大量养马，可能是缅甸最早的牧马民族。（2）缅人善骑射。宋人周去非在成书于1187年的《岭外代答》卷二蒲甘条中写道：“蒲甘国，自大理国五程到其国……蒲甘国王官员皆戴金冠，状如犀角，有马，不鞍而骑。”不鞍而骑说明蒲甘缅人马术高超。而高超的马术正是游牧民族的基本技能。军事方面，游牧民族的兵法讲究速战速决、出奇制胜。部队主要是骑兵。在战斗序列上他们组织严密，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各司其责，分层领导。蒲甘时期的缅人军队完全符合游牧民族的军事特征。据蒲甘碑铭证实，早期的缅军由步兵、马兵、象兵和车兵组成。[13]马兵和象兵都是骑兵类，象兵兵种可能就是由马兵分化而来的。缅人军队内部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等也一应俱全，组织非常严密。(3) 缅人视马为珍贵财产，有着游牧民族的财产意识。如在刻于1271年的蒲甘敏外寺碑（西面）波瓦苏王后的祷文中就有“我愿拥有大量的金、银、宝石、珍珠、珊瑚等宝物，拥有象、马等有生命的财产。”的话语。作为王后把马当作重要财产，民间的重马之风也可由此略见一斑了。(4) 蒲甘缅人好饮牛奶、吃奶酪，[14]有着游牧民族的饮食习俗。缅人在进入东南亚稻作区域后仍带有此俗说明其先前的经济文化类型就是游牧型文化，与古羌人完全一致。

三、先缅人与古羌人有相同的精神文化特征

1. **火崇拜。**对自然界的崇拜是古人的共性。生活在高原旷野的古羌人游牧部落逐水草而居，火对他们至关重要。火是驱寒御兽、部族生存的重要保障。火神在古羌人中的地位至高无上，被升华为民族始祖合一的至尊大神。[15]古羌人行火葬的习俗就源于对火的崇拜。他们认为火带给其生命，死后火也可以将其带回祖先之处，不会成为孤魂野鬼。故《吕氏春秋·义赏篇》感叹道：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垒，而忧其死不焚也。由火崇拜而衍生的火葬之俗是羌系民族[16]的重要特征。在缅甸，缅人也行火葬。民间的火葬是一种高规格葬礼，只有长寿者，自然死亡者，一生行善者才有资格火葬。缅人火葬习俗在佛教传入后得以强化，和尚圆寂后的火葬更预示着火与西方极乐世界的联系。习惯上，缅人火葬后要收拾遗骨用水洗净，用白布包好，然后放入陶罐，带回家中供养七日，之后方能入土为安。[17]现代，缅人习俗虽有别于缅人先民，但古羌人崇火之古风在今缅系民族[18]中仍有遗存。如若开人以及缅人亲属民族[19]如纳人、拉祜人中火葬习俗仍十分盛行。

2. **占卜信巫。**万物有灵时代，占卜在原始民族中极为盛行。他们将偶发现象视为征兆，用

象征原理详释其结果，并以此来指导其行动。古羌人是“以产牧为业”的游牧民族，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较弱。因而遇事好问鬼神、重巫术。巫师和羊骨占卜在古羌部落中盛行。[20]古羌人的羊骨占卜之风起源久远，部分羌人支系进入农耕社会后，由于羊的饲养减少，家禽饲养的增多，羊骨占卜也就顺势改为了鸡骨占卜。因而鸡骨占卜成为古羌系民族进入农耕社会后的风俗特征。如彝族，元人李京《云南志略》诸夷内俗条说：“罗罗即乌蛮也，……有疾不识医药，惟用男巫号曰大奚婆，以鸡骨占吉凶。”这种有疾问巫及鸡骨占卜之风在缅甸也有遗存。现今缅人亲属民族如克钦、克伦、克耶、钦等仍旧盛行巫术和鸡骨占卜。早期，缅人也用鸡骨占卜，占卜方式与中国古羌民族羊骨、鸡骨占卜无异。[21]但如今古风不再。民间以星象术代替羊骨、鸡骨占卜可能是缅人受印度文化影响的结果。至于巫医在现代缅人社会中仍有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羌之俗。

四、先缅人与古羌人有相同的制度文化特征

在制度文化诸要素中，缅人社会的古羌文化遗存主要表现在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方面。

1. 社会结构方面。

古羌人是游牧民族，流动性大，氏族内部以血缘为纽带，以地域为聚落，过着群居的生活。其生产集体进行。社会构成单一，家族和部族混为一谈。只有家庭观念，没有家族观念。家庭是古羌部落的细胞和基本单位，家庭的聚合就构成了羌人社会。所以《后汉书·西羌传》讲，羌人“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这说明家族观、氏族观在羌人社会中并不重要。这种现象，在缅人社会中也根深蒂固。主要表现在（1）缅人无姓氏，没有家谱，不重视所宗，无祖先崇拜和光宗耀祖思想。(2）在宗族方面对父系母系宗族不作细分，家庭成员只有在以父母为主体的家庭内部才有具体称呼。这反映了缅人社会家庭本位、无家族层面的社会结构模式。

2. 风俗习惯方面。

(1）古羌人有“贵妇人，党母族”的风俗。[22]这种风俗也存在于缅人社会中。主要表现在：(甲）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较高，没有性别歧视。妇女可以担任一定的社会工作如司法、管理工作等。缅人传统的习惯法中妇女可以平等地继承家庭财产，有婚恋自由等；[23]（乙）婚姻以女方为主，缅人婚俗主要是“女娶男嫁”。婚礼在女方家进行，费用由女方承担。婚后，男方在女方父母家至少要住三年。[24]

(2）古羌人有“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嫂嫂之俗”。[25]这种风俗可能是游牧民族发展到父系氏族阶段后，为了防止家庭财产外流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在中国北方的古代游牧民族中比较普遍。妻后母风俗在上个世纪缅人社会仍然存在。[26]而纳嫂嫂风俗在缅人亲属民族，如克钦、阿昌等族中至今仍很盛行。主要表现为转房婚制，即夫死寡妇不能随意改嫁，只能在其夫家内转房，嫁给亡夫的兄弟、叔伯或侄儿。克钦人和阿昌人的转房婚可以在上下辈之间进行，与古羌人婚俗合。[27]

(3）古羌人“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在今天的缅人社会中“病终为不祥”的观念仍深入人心。缅甸人认为一个人病死之后其灵魂会到处游荡，病死鬼会勾魂找替身，因此，对客死他乡的病人是不会让其尸体进村的。如果尸体进村就会引发瘟疫，带走更多的灵魂。病人尸体只能停放于离村子最近的路口，停尸时间不能太长。死尸要土葬。对病死在家者也不能像对待正常死亡者那样浴尸、停尸、吊孝等等，要尽快埋葬。[29]这与古羌人的丧葬习俗完全一致。

五、缅语源于古羌人语言白狼羌语

缅语是一种藏缅语，它与古羌人支系白狼人的语言有着传承关系。中文文献中对藏缅语言历

史渊源关系研究有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当推《白狼歌》。《白狼歌》是以汉诗和白狼语汉字记音对照的形式，记录下来的一首关于汉永平年间中国西南地区古羌人部落白狼王、唐取等慕化归义情况的诗歌。这首诗的白狼语记音部分反映了公元前后古羌部落牦牛羌的一支白狼人的语言状况，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据《后汉书》记载，《白狼歌》由“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三部分组成。它作于公元74年，是最早被记录下来的上古藏缅语，距今已有1900余年的历史。[30]

《白狼歌》全文44句，共176字。与汉诗对应的白狼语汉字记音也为176字。白狼语记音中除去复出字和异写字后实用141字。[31]从汉字记音上分析，这141字汉语借字23个，白狼语本语字118个。[32]近来国内藏缅语界在对《白狼歌》的解读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其中（1）台湾学者柯蔚南在《白狼歌新探》一文中用古汉语拟音与诸藏缅语作了部分同源词的对比，肯定了白狼语与藏缅语言中的彝缅语关系密切。[33]（2）中央民族大学马学良、戴庆厦两教授在《白狼歌研究》一文中用李方桂构拟的汉语上古音对比了19种藏缅语言及藏文、缅文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34]（3）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张尚芳依据最新古音研究成果将汉字拟音与缅文、藏文逐字对比，更得出了汉代白狼语是一种古缅语的结论。[36]根据郑张尚芳的研究，我们发现《白狼歌》中白狼语与缅语相同率在97%以上，与藏语相同率在34%以上。对比结果表明，白狼语是一种非常接近缅语的语言，在语言的谱系分类上应视为一种上古缅语。考察郑张尚芳的汉语拟音和白狼语汉字记音的对音规则，笔者认为他的研究无疑是科学的，其成果是可信的。《白狼歌》所载白狼语反映了1900年前古羌支系的语言状况。白狼语与缅语的高达97%的相同率说明了缅语与古羌语的同源关系，从而也从语言上证明了缅人源于羌的论点。

六、白狼羌是缅人的祖先

白狼（兰）羌是战国以后至隋唐时期活跃于我国西南的甘、藏、川交界地带及其以南地区的一支古羌人部落。古羌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民族集团。夏商时期他们主要活动于黄河中上游一带，先后创造了甘肃仰韶型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37]早在新石器时代，古羌人就有过向东、向南和向西的迁移。汉代中国西南地区的羌人支系已有“百五十种”，[38]分为河湟羌、牦牛羌、白马羌、参狼羌与蜀汉徼外羌等部落。在这些羌人部落中牦牛羌十分庞大，他们以越为中心，被称为“牦牛种越嶲羌”。越嶲为汉郡名。方国瑜认为汉越嶲郡境内有邛、筰、牦、昆四族，四族同为古羌分支。从族源上看，筰与牦相近，邛与昆相似。[39]又据任乃强考证便是白狼，[40]故《后汉书》系白狼于筰都夷条下。

东汉时筰地分为白狼槃木与白狼楼薄两大部分。居民以白狼人及近支牦牛人为主，同时也混杂有邛人、昆人等。汉明帝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辅招抚诸夷，白狼槃木王、唐菆等慕化归义。和帝时另一支白狼部落牦徼外白狼楼薄王、唐菆也归义内属。[41]大多数学者认为白狼国的地望在今川西金沙江、雅砻江中游一带，大雪山从北向南贯穿其境，包括今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及云南的泸沽湖地区。[42]晋与北周时白狼又称为白兰、白兰羌。公元7世纪初随着唐的兴起和吐蕃的强大，白狼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唐代白兰（狼）人由于战争的原因有一迁徙过程。史载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白兰内属，其地设为维恭二州（今川西北理县一带）。[43]吐蕃兴起后势力扩大，与唐朝争夺诸羌部落。贞观十年（636年）吐蕃大将禄东赞率兵12万击白兰羌，激战3日，先败后胜，杀白兰千八人，屯兵经营。[45]高宗龙朔年后（663年）吐蕃攻白兰、白狗、舂桑与雪山党项羌诸羌部，白兰大部分被纳人吐蕃。[46]当时川西的汶山松州也“没人吐蕃”。吐蕃对唐朝的战争使得白狼（兰）失国，从而直接导致了白狼（兰）人的迁移，他们或内

属迁唐，或降于吐蕃，最终为汉、藏两族所同化。而南部巴塘一带的白狼人被迫逃离家园，沿雅砻江、巴塘河南下，进入洱海乌蛮、白蛮地区。但乌蛮、白蛮之地也不安宁。仪凤五年（680年），吐蕃并西洱河诸蛮，[47]唐朝在洱海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朝为了巩固其在滇西的势力，扶持蒙舍诏开始了统一洱海地区的战争。[48]蒙舍诏并八诏的行动使南下的白狼人在洱海地区仍无法安生。于是，8世纪上半叶白狼人在蒙舍诏统一洱海地区的同时继续了其南迁的历程。白狼人的南下也带动了其他部落，如施蛮、顺蛮、磨些、寻传等的迁移。9世纪初南诏摧毁了缅北的骠国和弥诺国后，因其治权不达而在缅北形成了一个统治的真空地带，给南下的白狼人一个生存的空间。[49]于是，9世纪中叶以白狼人为主体的民族分批沿怒江、湄公河、伊洛瓦底江通道进入缅甸境内，在缅甸中部地区聚集起来。他们融合当地民族，逐渐发展壮大，开始了由白狼羌到缅人的转化。两个世纪后缅人首领阿奴律陀通过征战终于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王朝——蒲甘王朝。蒲甘王朝的建立标志着缅民族的最后形成。

七、结束语

民族是文化存在的实体，也是文化生存的环境。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而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反过来又可以成为划分民族的标准。缅人作为缅甸的主体民族，在其形成过程中，有融合，也有分化。其文化特征较先缅人时期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但缅人毕竟源于古羌，表现在文化上就是缅人文化中有古羌文化的积淀。人们在早期的缅人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等文化要素诸方面依稀可以见到昔日羌人文化的辉煌。缅语与白狼羌语的97%的相同率更为我们凸现了缅人源于古羌的脉络。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走廊和延伸至缅甸的西南丝路象一条彩带把缅人先民南迁历史的两端联接到了一起。早期，缅人先民南迁，除了部族发展、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需要外，更多的是出于部族逃避战争、远离灾祸的生存需要。他们历经千辛万苦，通过自身的奋发图强，终于发展壮大，成为缅甸乃至中南半岛的一个强大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找到了自己的合适位置。

【参考文献】

[1] 贺圣达：当代缅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45.

[2] 琉璃宫史（缅文）．曼德勒：妙佐印书馆，缅历1325（1962），1：153.

[3]［12］缅甸百科全书（缅文）．仰光：缅甸翻译学会，1962，1：341，344.

[4] 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中央党部：缅甸政治通史（缅文）．仰光：图书出版发行公司，1983，1：153.

[5] 吴巴莫：缅人的起源（缅文）载缅甸《尉达意》杂志，1985（2），译文见《东南亚1987（1）》.

[6] 贺圣达：缅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8.

[7]［8］［9］［49］德班梭迎：缅甸文化史（缅文）．仰光：耶敏书局，1968，56，65.

[10]［11］［20］［46］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121，96，83.

[13] 吴腊昂：缅甸学知识（缅文）．仰光：普罗查书局，1985，164.

[14] Luce，G. H. Economic Life of the Early Burman，BRSFAPⅡ，p. 323.

[15] 邓廷良：丝路文化·西南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124.

[16] 羌系民族指族源源自我国古代氐羌部落的民族.

[17]［26］乔治·斯各特．缅甸人：生活与信仰，丁兑译（缅文）．仰光：主流出版社，1966，409—410，50.

[18] 根据缅甸学者的观点，缅系民族指缅族形成后再由缅族分化而成的缅甸少数民族．如若开、刀尤、达努、土瓦、茵达等民族.

[19] 缅甸学界把缅甸境内源于古羌的讲藏缅语的少数民族称作缅人亲属民族.

[21] 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中央组织委员会总部：

（下转第76页）

【参考文献】

［1］［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 1988，589．

［2］［美］戴维·伯纳著，立义、明玉译，《约翰·P·肯尼迪和新的一代》．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99．

［3］［4］同《大外交》，594．

［5］［美］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著，陈丕西、杜继东、王丹妮等译，《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作家出版社，1996，31．

［6］［7］同《回顾》，31．

［8］Robert Buzzanco，Masters of Wa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84．

［9］［10］同《回顾》，19．

［11］同《回顾》，30．

［12］［13］同《回顾》，29．

［14］［美］西奥多·索伦森著，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译，《肯尼迪》．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141．

［15］同《肯尼迪》，141．

［16］同《肯尼迪》，145．

［17］同《肯尼迪》，140．

［18］［美］道格拉斯·金纳德著，唐平、王斯民、李文玫译，《国防部长》．解放军出版社，1989，81．

［19］同《大外交》，595．

［20］同《回顾》35．

［21］同《回顾》36．

［22］［美］亨利·L·特里惠特著，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译，《麦克纳马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240．

［23］同《大外交》，572．

［24］同《大外交》，595．

［25］《南洋商报》1983－10－29．刊“美国发动越战秘闻”《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特稿，建奕、大文译．

［26］《南洋商报》1983－10－29．

［27］《南洋商报》1983－11－01．

［28］1963 年，［英］D·C·瓦特编著，上海市政协编译工作委员会译，《国际事务概览》．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233．

［29］［美］小阿瑟·施莱辛格著，仲宜译，《一千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241．

［30］《麦克纳马拉》，244．

［31］《回顾》，36．

［32］Robert Buzzanco，op. cit.，81

［33］《南洋商报》，1983－10－29．

［34］《回顾》前言，2．

［责任编辑：廖小健］

（上接第 71 页）
缅甸联邦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克伦邦（缅文）．仰光：文学宫出版社，1967，279．

［22］见《后汉书·西南夷传》．

［23］杜清清盛：蒲甘时代的妇女：权利与义务，载《缅甸史论集》（第一册）（缅文），文化部国史研究局．仰光：文学宫出版社，1977，37—39．

［24］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中央党部：各民族相同的传统文化习俗（缅文）．仰光：图书出版发行公司，1975，203—204．

［25］［28］［38］见《后汉书·西羌传》．

［27］阿昌族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80；周兴渤：景颇族文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191．

［29］吴丹佩敏：缅甸人的缅甸（缅文）．仰光：摩福社，1967，552．

［30］［34］马学良、戴庆厦：白狼歌研究，载《民族语文》．1982（5）．

［31］［32］［33］［35］［36］郑张尚芳：上古缅歌——“白狼歌’的全文解读，载《民族语文》1993（1）、（2）．

［37］杨铭：氐族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3．

［39］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106．

［40］［41］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106．

［42］见《文献通考·四裔考·白兰》．

［44］［45］［47］赵鸿昌：南诏编年史稿．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15、24、36．

［48］邵献书：南诏和大理国．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14．

［责任编辑：廖小健］